

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传奇人物丛书

SHUIHU XILIE ZHI BAOZITOU LINCH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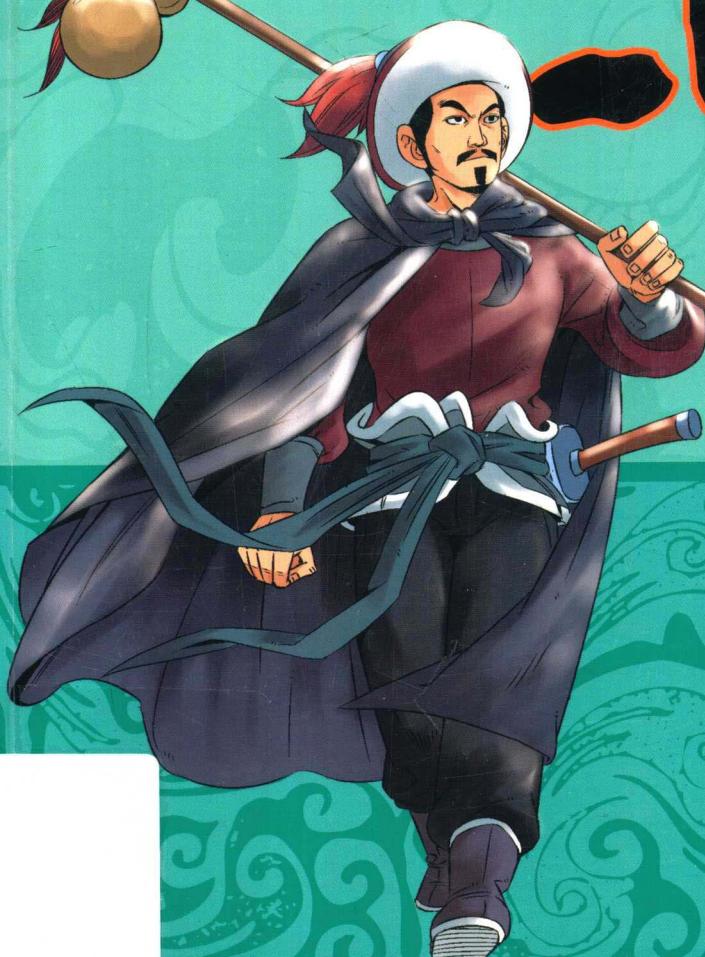
水浒系列之

张双柱◎编著

天雄星

豹子头

奇物尺



水浒系列之

豹子头林冲

张双柱◎编著



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传奇人物丛书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芜湖·

选题策划：中图传媒

责任编辑：房国贵

封面设计：熊猫布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水浒系列之豹子头林冲 / 张双柱编著. —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11

（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传奇人物丛书）

ISBN 978-7-5676-1095-8

I . ①水… II . ①张… III. ①《水浒》研究 – 人物研究 IV. ①I207.4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57451号

水浒系列之豹子头林冲

张双柱 编著

出版发行：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芜湖市九华南路189号安徽师范大学花津校区 邮政编码：241002

网 址：<http://www.ahnupress.com/>

发 行 部：(0553) 3883578 5910327 5910310 (传真)

E-mail:asdcbfsxb@126.com

印 制：北京嘉业印刷厂

版 次：2014年11月第1版

印 次：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

规 格：787×1092 1/16

印 张：17.25

字 数：257千

书 号：ISBN 978-7-5676-1095-8

定 价：29.80元

凡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录

CONTENTS

1. 请听取新声曲度	1
2. 小林冲投师学艺	7
3. 考三轮擢升教头	16
4. 桃花春金兰结义	26
5. 东岳庙衙内初逼	35
6. 陆虞候为虎作伥	43
7. 高太尉连环设局	53
8. 白虎堂天大冤案	62
9. 最无情一纸休书	71
10. 野猪林智深相救	81
11. 起解路得遇柴进	91
12. 识荣辱当头棒喝	100
13. 沧州营风云突变	109
14. 豹子头华丽转身	118
15. 上梁山不醒归路	127
16. 投名状英雄相惜	137
17. 风云会七星上山	146

18. 杀王伦火并逞威	155
19. 立规矩梁山整肃	164
20. 桃花劫贞娘绝笔	173
21. 及时雨入伙水泊	182
22. 心叹息英雄情怀	192
23. 死何惧兄弟高情	201
24. 救恩人心气挥洒	210
25. 寇仇杀白虎三式	219
26. 曾头市晁盖中箭	227
27. 立泊主宋卢相让	237
28. 惊噩梦招安两难	246
29. 顾大局成全招安	254
30. 半年后原来如此	263

1. 请听取新声曲度



试看书林隐处，几多俊逸儒流。虚名薄利不关愁，裁冰及剪雪，谈笑看吴钩。评议前王并后帝，分真伪，占据中州，七雄扰扰乱春秋。兴亡如脆柳，身世类虚舟……

似是象板节奏声中有人轻柔歌唱，或沉郁而顿挫，或含蓄而深婉。

迷迷糊糊中，梁山好汉豹子头林冲几次欲睁开眼睛，皆无济于事。

……见成名无数，图名无数，更有那逃名无数。霎时新月下长川，江湖桑田变古路。讶求鱼缘木，拟穷猿择木，恐伤弓远之曲木。不如且复掌中杯，再听取新声曲度。

歌者调转，越发伤感。

林冲清醒过来，在心中默默地念着成名无数、图名无数、逃名无数……

遗憾哟遗憾，此一调《水浒开篇词》，真的没几个人懂得吗？击节歌唱者说话了。

林冲听出是个男人在说话，吴越语音。都说“醉里吴音相媚好”，都想“云期雨约、一醉他依月”，但对于瘫软床上的林冲，听此软语，不仅仅是软绵绵的更觉悲伤，而且是黑洞洞的不知所云，甚至是阴森森的不寒而栗。

你也想说说，是吗？

林冲一脸的无奈。

啊呀呀一言难尽，你现在还不能说话，那就不要说了，听我说，你是我笔下最看重的一个人物，我也没想到，最后竟然要把你写成这样。说话人略作停顿，俯身问道：林冲，你不怪我吧？

林冲想问你是谁，想问你要干什么，想问……一大堆的问话就在喉嗓里纠结着，无力释放出来。

好了好了，还是听我说。说话人又叹口气：看你这个样子，我的心很不好受呐。

倒是林冲很不好受了，想问他两句，不行；想睁开眼睛，也不行；想动弹一下，更是不行。

这说着话的吴越口音人似乎说上了瘾，旁若无人地高谈阔论起来。

一部《水浒传》，如果有一千个作者来演绎，就有一千个宋江，一千个花和尚，一千个你豹子头林冲，或者可以说，就有一千部《水浒传》。而任一人物、任一文本，于任一读者，也会有任一解会和评度。

林冲更是不耐烦了，却又万般无奈，四肢开始抽搐，像在挣扎，挣脱刺配沧州的枷锁，挣脱麻木一生的默忍，挣脱风瘫六合的愤懑。

我的林教头，也许你真的不知道哟，我之所以要把你这一等英雄写成这么能默默地忍受，近乎窝囊，实在是我良苦用心。须知，这样的忍受，或者窝囊，恰恰是普普通通老百姓的一种生存策略呀，尽管是无奈之举。

听到“忍受”、“窝囊”这样的话，豹子头血脉贲张，青筋暴跳，嘴唇也急速抽搐。

说话人先是一愣，接着更加兴奋起来，一连说出几个“好”后，更滔滔不绝地对豹子头林冲展示其软语连续变调的丰富表现力。

我的笔下任一人物，无分角色，如同我的孩子，尤其是你。好，冲儿，你没辜负我的期望。你是知道的，我不但把你培养成了东京八十万禁军枪棒教头，而且我还想把你培养成名副其实的天罡星。为

此，在三十六员天罡星中，我把你第一个送到水泊梁山，我把你推到水泊梁山每一历史转折的最前沿，我还把美貌堪比师师、贤惠可称乐羊子妻的贞娘许配给你，甚至不惜牺牲你的上司王进总教头……可后来，还是应上“子大不由父”一说，我也只好任其自然让你自己走下去了。是的，这让你作出了更大的牺牲，受到了更大的委屈。试想一下，如果没有这些牺牲和委屈，又哪有你豹子头林冲这般特质的悲情英雄！如果不是我一步步地逼着你上了梁山，又哪有逼上梁山这一古今历史大话题！

狂啸……声声狂啸中，可以看出林冲似乎明白了什么。林冲奋力支撑起身，一把抓住这位把他呼作“冲儿”的人。

事透规容理，天空密布星。无中生大有，一得一修行。被林冲抓住这人说了这四句诗，松开林冲手，道声好自为之前途珍重，走开了。

林冲终于睁开一对环眼，眼前空无一人。厢房也空空荡荡，土黄墙壁的衬托，一抹血腥夕阳从窗外射入，墙角整齐摆放着的金色铠甲和靠立着的丈八蛇矛，尤其夺目。

暮鼓再次被敲起，震落枯叶，击碎残阳，不知是枯叶托着残阳，还是残阳拥着枯叶，轻轻扬扬飘了半空，洒了一地。林冲似乎看到了窗外这一切，似乎还看到白日梦境像板敲击声中唱及的书林隐处……

刚才林冲发出的所谓啸声，不过是梦魇中哼哼几下，尽管很微，正在门口分拣草药的梁山另一好汉行者武松还是听到了，他急急奔进厢房。

“大哥，没事吧？”武松见林冲在床上翻动着，上前关切地问着。

“怎么一回事？”林冲答非所问，似乎还在梦魇中。

“哈哈……大哥，看你这痴迷样，一定又梦着嫂嫂了，要不梦到兄弟们了，一觉醒来，还不忍分离呢。”

“嗯，又给你说中了，一个梦，一个白日梦。”

“哦，白日梦，等一会儿再听你讲讲这梦中的故事吧。昨晚，嗨！我也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你是白日梦，那我就是青天梦了。”已是独臂的武松扶起半瘫着的林冲，放下原先话题，继续说道：“大哥这一觉真香哦，从昨天中午一直睡到现在，看，马上又要吃晚饭睡觉了。”

“吃饭且慢。贤弟，你说你也有一梦，青天，哈哈，白日，哈哈……何不相互道来。”

“那也好，我的肚里放不下事的，不说出来不舒坦，这不已经憋了整整一天了。”

打虎英雄武松说出他的梦，一个同样与水浒英雄命运相关的梦。

梦境没交代时间，也没交代地点，只有两个人物。

行者武松正醉醺醺地独自一人在林间溜达着，没遇上吊睛白额大虫，也没遇上摩尼教主圣公方腊或灵应天师包道乙，却遇上梁山又一好汉花和尚鲁智深。二人来到水泊梁山聚义厅，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倾诉别后相互思念，回忆当初一百单八将无拘无束神仙般日子，好不痛快。正在这时，青天霹雳，震落大书“聚义厅”三字的黑漆木牌，砸破花和尚光头，砸断行者左臂。二人大惊，抬头看去，原先高挂“聚义厅”匾牌的地方已经换上一个鎏金大匾，上书“忠义堂”三字。鲁智深和武松大惑不解，再低头看看砸落地上的黑漆匾，一时怔住，二人你看看我，我看你，真不知这头破血流和断臂之无明怒火该发向谁。

武松端上汤药喂林冲，说梦中细节记不清楚了，但鲁智深最后所说听得不明不白，他就反复琢磨，所以也就能够特别记住。

打虎英雄武松右手托着伤臂，开始破口大骂，先骂一声这“聚义厅”砸人，更一声声骂这“忠义堂”害人，骂了忠义堂取代聚义厅，骂了招安葬送梁山。

“我一声声骂着，自己也给自己骂糊涂了，不知道到底在骂谁，又该骂谁。就在这时，我清清楚楚记得，一直捂着头上伤处却沉默不语的师兄智深大师居然合十宣号，淡淡说上一句‘荣枯有数，得失难

量’。我不明白，正发愣，大师兄又说上一句‘马上林冲，马下武松’。我更是一愣。正要问个明白，大师兄说着‘青天在上，前程无量’，就突然不见了。这不我也就突然惊醒过来。”

听了武松的梦，林冲起初不以为然，再听了武松以下一番话后，便也认真起来。

武松放下汤药碗，问林冲：“大哥，大师兄说的这‘马上’、‘马下’是什么意思？”林冲若有所思，没有应答。武松自言自语：“论马下，步军头领有十个，排在我武松前面的是大师兄啊，就像马军五虎将，排在前面的也不是林大哥呀。”武松见林冲还是不言语，继续唠叨着：“什么‘荣枯有数，得失难量’，自招安以后，从来没过上一天好日子。如今，一百单八将死的死、伤的伤，岂是什么‘荣枯’、‘得失’讲得清，量得出的。还有这什么‘前程无量’，大师兄最明白人的，怎也说出这般鬼话！宋大哥这一帮二三十人朝觐封授后，说不定哪天……”

林冲认真听着，听到这里赶紧把武松的话打断：“贤弟休得再说！”

“就说说又怎样了，难道我说错了不成！你更是官家出身，更比我知道官府机关厉害，宋大哥他们绝对逃不过他们算计。”

“照你说来，你我在这六和寺也不保险啰。”

“哈哈，大哥这尽管放心，在你染患风病瘫倒昏迷之时，宋大哥将你暂留六和寺治疗，并嘱咐由我照料。当时我就恳请宋大哥对你也不造册，进京就说林冲已经病死途中了。”

“贤弟何以这般做来？”

“因为大哥与小弟不同，我的仇家是多，但远远比不上你的一个仇家。再说，自打我上了梁山，我就看出，你，好个豹子头林冲，与众大不同。”

“都是兄弟，我从无区分，你何以见得？”

“小弟嘴笨，眼里看得明白，心里想得明白，就这嘴上，三两句说不周全，哪怕给我三两天，也说不周全。也罢，恕小弟直言，就简

简单单一句，大哥可认可？”

“哪一句？”

“风瘫养病六和寺，大哥另有隐情。”

林冲心头一紧：“何以证明？”

武松指着林冲的心口，再指指自己的，说道：“你我同心，两颗早已死去的心。”

2. 小林冲投师学艺

八月十五，中秋节。

大宋，东京汴梁。

城里城外，贵家结饰台榭，民间争占酒楼，男女老幼在急切等待一轮明月升起。这是一轮从民间升起的圆月，这是一个从大宋东京走向全国的岁时佳节。这时，人们一边急切等待着一轮圆月的升起，一边争相讲述着一个古老而又绝美的故事。这时，京城家家是欢庆团圆，可有一家却是祸从天降。

上土桥里巷林野家。

在人们激情赏月尽享团圆之乐的喜庆气氛中，林家夫人因思子心切，竟一口气没接上，撒手西去。

林野青年时期从军四处征战，结婚较迟，得子更迟，如今已四十开外，独子才八岁。就这么一个宝贝疙瘩，突然只身一人离家出走，家人及亲友找遍所有能想到的地方，十天过去了，仍然没有一点音讯，林野急得要死，夫人更是几次哭得死去活来。

爱子下落不明，夫人先自死去，林野纵是铁打的军汉，此时亦如一尊古塔轰然颓塌。

好友张朋飞、王进等守定林家，唯恐林野跟着出事。

八年前的今天，林家也有过一件大事，也是张朋飞、王进等好友在场。

当时林野已调任东京军巡铺提辖官。不过年把光景，便喜得贵子，正值中秋。

大伙儿见过孩子，东京禁军枪棒教头张朋飞拍掌大笑：“好小子，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尤其那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将来定有大出息！林大哥好福气，我大宋好福气。”

同为枪棒教头的王进笑问朋飞：“张大哥，嫂子什么时候也给你、给大宋生一个大有出息的孩子？”

此处林提辖年龄最大，比张教头还大十几岁，居住较近，私交甚厚，他接过王教头的话，笑道：“莫急，莫急，朋飞家嫂子已经有了。”

王进接着说：“那感情好，但望张家生个女娃，同林家结门娃娃亲。”

“好好好，求菩萨保佑我张家能有一个女娃，至时还请兄弟你媒证。”

“今天就借王教头吉言，相信老天有眼，张、林两家更结秦晋之好。”

林野、张朋飞皆是本分厚道之人，且豪爽大方，听了王进的话，都大大方方地连声称好。几个汉子正乐着，侍女传来林夫人意见，请几位叔叔给小子起个名字。

“孩子正名我不与林大哥相争了，我就给孩子起个小名吧。”还是张教头先说：“林大哥中年得子，此一大喜事。孩子出生中秋节，这也是林大哥调任回京的第一个团圆节，此又一喜。我看这孩就叫‘双喜’吧。”

王进连连摆手：“不好不好，双喜俗气。真要说到喜事嘛，今天该是四喜。”

张教头不解：“哪来四喜？”

“另有双喜，一是由我媒证，林、张两家结亲。再是三年一次的秋闱大比刚刚揭榜，月中折桂人恰好有一姓林的。”

“哈哈哈……林某中年得子并同朋飞结亲，喜煞不过。走，哥们

去寺东骰子黄胖家，喝那特酿酒，吃那拿手鱼，海侃半天再好好赏月通宵。”

众人正一阵大笑，内室突然传来女人尖声呼叫，林野赶紧过去。

刚刚出生的环眼小子一钻进母亲怀中，就挺着鼻子张着嘴到处乱拱，逮着了母亲乳房便迫不及待地吸吮起来。此时乳汁还没分泌，小家伙可不管这些，竟使出吃奶的劲磨咬起来，把个亲娘折腾的一阵阵生痛。痛归痛，乐归乐，林母见孩子身板儿壮实力气大，倍加疼爱，她无比兴奋地对丈夫说：“这孩子生来就不寻常。乱世出英雄呗，可请个先生为其称骨算命，是否能够担待。我看，不管怎样，待他长大了先让他拜天下武家为师，以后走着看。”丈夫却持反对意见，笑道：“我等一介武夫于世何用，还是读书好，争取以后有一年的这一天，我们都来庆贺孩子高中。”

林野出来讲了孩子咬痛母亲的事，众人皆称奇。张教头更加喜欢上刚才一番玩笑中得来的未来女婿，十分高兴的他说道：“刚才王教头说‘双喜’不好，想来也是。现在，我倒有一个好名字了。这孩子力气大，有冲劲，就叫‘冲儿’吧。”

“冲儿，林冲……”林野念着两遍连声说好：“张教头给的这名好，这孩正名就叫林冲了。”

林冲自幼聪慧过人，善良本分，好动喜武，但林父不想让爱子在这崇文抑武的年代重走父辈的路，他想让林冲好好习文，图个进身，全家安安稳稳团团圆圆过个太平日子。所以，林冲很早就被父亲送到私塾修学四书五经。好在林母顺着孩子心意，时常让丈夫教林冲一些拳脚基本功，渐大还教了一些祖传林家枪法。乖巧的林冲还深得张教头的欢心，他常常出入张教头的家，从张教头那儿又学得一些枪棒功夫。

渐大林冲更见其豹头环眼酷似三国猛将张翼德，街坊邻居皆称“小张飞”。尽管他的性格刚烈，但因家教严明，从来都很敬礼和讲理。

八岁那一年，有一天，林冲放学回家途中看到一个壮实大男孩殴打一个羸弱小男孩，就上前劝阻，大孩不听，反而责骂林冲多管闲事。小孩瞅准林冲过来劝架这机会拔腿开溜，大孩跟进一步将其扭住挥拳又要打，林冲见状，进步上前，抡臂架开大孩那一记重拳。壮实大男孩还是没把林冲放在眼里，丢开小男孩，骂骂咧咧着就要教训林冲。林冲一边格挡，一边扯着小男孩走开。大孩几次挥拳飞腿攻击林冲都不得手，脸面丢尽，嚷着“有种你别走”就跑开了。

被打得鼻青脸肿的弱小男孩名叫陆谦，仅比林冲小一岁，他们全家搬到上土桥时间不长。从此，林冲同陆谦成为好朋友。

还没等林冲把陆谦送到家，刚才那壮实大男孩领着十多个小伙伴风风火火地追了上来。十多人围住林冲和陆谦，二话不说就是一阵狠揍。

林冲回到家中诉苦后，满以为会得到母亲的好好一番疼爱和安

慰，更以为心目中的大英雄提辖官父亲会领着他去找那帮坏小子算账。谁知母亲一边查看和处理伤势，一边教育儿子不能欺强凌弱，也不要多管闲事，要好好读书，做个有文化的人。父亲更严厉，回家听说此事，就这机会又给林冲狠狠一顿教训。

八岁的林冲生性已见耿直，听不懂父母关于“不要多管闲事”和“忍字头上一把刀”的训导，却相信从别处听来的“人怂被人欺，马怂被人骑”这话，他渴望着将来长大了，就像他父亲一



样，能到前线凭着真刀真枪当个大英雄，所以他更加勤奋习武，几近痴迷状态。

有一次先生在课堂上讲解孔子的“欲速则不达”语录时，援引了一则寓言。寓言说一位一心想早日成名的少年拜一位剑术高人为师，少年迫不及待地问师傅多久才能学成，师傅说十年。少年说如果他夜以继日学习要多久，师傅说三十年。少年不死心，又问如果他拼死拼活修炼要多久，师傅说七十年。小林冲对这则寓言所讲的故事十分感兴趣，但对先生援引这则寓言来解读孔子“欲速则不达”却认为不确切，于是当堂质疑，引起先生不快。后来先生将课堂讲解布置成申论训练，小林冲又结合自己的习武体会，重提质疑，申而论之，先生大怒。先生在严厉批评了小林冲后，小林冲死活又不认错，这一老一小两个固执家伙弄到一块来了。先生将此事告诉了林父，小林冲为此遭到父亲的一顿责骂，林父还明确表示今后不准小林冲再学武了。

也就在那一天，感到极大委屈的小林冲，一赌气居然没有回家，至今竟有十天。

小林冲离家出走的故事引起一个人极大关注。

这个人可不简单，文武全才，堪称一代武术宗师，他就是少林派大师谭正芳关门弟子，人称陕西大侠铁臂膀周侗。周侗早年得到开封府包拯赏识，一度军中任职，后通过御拳馆比武选拔教师，周侗技压群雄，仁宗皇帝颁旨，封为京师御拳馆天字第一号教师，领东京八十万禁军御教头之职。周侗主张抗辽抗金，政治上不得意，便专心武学，确立了官派正规武术的基本套路。

听说林提辖独子离家出走整整十天了，林夫人思子心切不幸辞世，周侗也随张良飞、王进等人过来慰问。

在林家，周侗听罢小林冲的故事，看着小林冲那篇关于“欲速则不达”的写作训练，他看出小林冲是个练武料，还看出这孩子很有思想，很有个性，只要好好调教，定有大出息。

周侗指着小林冲的那篇文字，问林野：“林提辖，这些话真的是令郎所说？”

林野回答：“确实不假。平时他也喜欢同我们交流意见，总能看出他很有点想法，还往往不着边际。所以，我就更加不敢让他学武，时时引导他安分守己。嗨，没想到，他还是这么不听话。”

周大师点点头：“可以看出，这孩子骨子里有着一股强烈的叛逆精神，也许是你们家长管教太严，字里行间又能看出极大的压抑，加之文字本身稚嫩，通篇十分矛盾。”

林野声声哀叹：“周师所言极是，可我，唉，当初为什么就没注意到这些！唉，害了孩子，害了孩子他娘！”

林野捶胸跌足，恨不得也一死了之。众人急急劝解。

桌上摊开的小林冲学习文具中，有一小本本很别致，装订线整整齐齐，封面上写着“拳谱”二字。周侗取过翻看，里面所记是一些拳势的分解示意图，从美术角度看，尺寸比例很成问题，但从武术角度看，一招一式却很规范。

“这也是令郎所作？”

“嗯，平日里他就喜欢鼓捣这些。因为我从未正式教授过整套功夫给他，他只能通过看我练功，再凭着记忆画下这些架子。这本本后面还画有他从张教头那儿学到的枪棒功夫图谱。”

周大师更点点头，对众人说：“冲儿小小年纪不简单哟！看这图式，多用心。还有他的文字，尽管算不上优秀，但文字中的思想却是十分闪亮的，比如：‘凡事当有目标，凡事目标永无终极。无终极，则无欲速。终极，则欲速。’再如：‘吾学武每有所获，便觉所惑更大。’读着这样的文字，我们能不为之赞叹吗？”

经周侗大师点拨，众人更加念叨小林冲，张朋飞一个劲自言自语：“这孩子哪去了呢？”

周侗忽然想起什么，便问道：“你们可曾去过少林寺寻找？”

林野回答没有。张朋飞、王进等人还没理会周大师的发问，感到一片茫然。

周侗说道：“从冲儿心迹可知，他学武之念未断，天下武功看少林，老夫若没猜错，这小子定然去了那儿！”